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誡勵第二

隋高祖見太子勇文飾蜀鎧恐致奢侈之漸因而戒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

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

秦孝王俊以奢僭免官就第薨於秦邸俊所為奢麗之物悉命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高祖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後與人作鎮石耳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為江州總管進圖嶺南高祖遺洸書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行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懐

是公之力

煬帝大業初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乃拜黄門侍郎柳謇之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勑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内送王子相於我于

時誡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令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徵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勑謇之曰令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太宗降薛仁杲凱旋獻俘於

太廟高祖享勞旋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承
帝業今若天下晏安使得同守富貴若使王世充得志
公等豈有種乎正如薛仁杲君臣不能自守致此顛覆
可為殷鑑也

二年命秦王鎮長春宮初秦王自幼年嘗從高祖及起
義或總戎在外事畢則還未嘗久別至是作鎮悲不自
勝高祖戒曰汝之於家則父子出則君臣父子之道豈
欲分別但安天下耳汝既情深家國時宜勉之

太宗以武徳九年即位從容謂公卿曰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唯在朕與公輩耳荒淫田獵殺戮任情人君之惡也私樹朋黨阿諛順旨人臣之惡也宜各制其慾則為治不難矣

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獨治唯藉輔佐共安天下古人耻其君不如堯舜諸公勉思此義焉

十一月謂羣臣曰朕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務其樂不遺其憂公輩亦宜濟朕所憂致朕所樂若以

聲色珍竒娛朕耳目未足為歡也唯當撫養百姓訓諭其下使朕眼不見犯法之事耳不聞刑殺之聲此則朕之歡娛公之報効耳

二年六月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文集博而有才亦悅堯舜而惡桀紂何言行之相反也杜如晦對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魏徵又對曰為人君者智者為其謀勇者為其戰雖聖哲猶垂旒黈纊以杜聰明煬帝雖有俊才而無人君之量所謂非知之難行之實難雖解口談堯

舜而躬行桀紂此其所以亡也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悟亦當不至於滅前事不遠朕與公輩當思自勉

三年三月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修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

求賢哉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八年十一月謂大理卿竇誕曰法官卿為長也武德之時為息隱王所囑便迴改文案苟事曲從此卿之短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而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十二月謂西征將帥帝誡之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藩臣之禮數為草竊侵我邉陲是行也以寡制衆良在不

疑然敵不可輕寇不可玩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制變應機不可預算官賞罪罰竝在此行當思自勉也

十年三月諸王出藩帝嗚咽爲别既而顧謂房玄齡曰朕歷覩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識達情僞罕至於破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如諸弟生自深宫識不及遠豈能念此哉朕每一食必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織之辛苦諸弟

盡學朕乎今選良臣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耳

十五年正月誡朝集使曰禮義者人倫紀綱卿等頗能爲州縣之百姓自然而化導德齊禮豈不善邪若南方諸州多統夷獠官人於彼言語不通里吏鄉首侵漁匹庶不勝忿怨梃刃相讐因是叛亡輕犯州縣興兵討捕即致殺傷每念於此嘗為惕然卿當深識朕意制姦撫弱又不肖長吏或與富室交通積成欵狎怠忽刑典是惟蠹

政特宜禁絶

四月甲午謂諸衛將軍曰元首股肱千載難合卿令委質於朕寔望魚水相資或薦所知或救不逮有犯無隱是曰人臣頃者武官多相攜貳欲有論爭衆挫必使其慙所謂不自為善而惡人獨善者也宜改斯弊

八月謂侍臣曰朕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因顧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為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

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奇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而勿為也謂鴻臚卿劉善固曰令遠方之人朝貢不絶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絶通和宜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每庶幾唐虞欲卿等齊肩稷契耳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九月謂公卿曰朕昨閱帝系畧有八十餘君亡國喪身

者多興邦利物者少覽此興亡極懷戰惕觀其明主能任用賢才察其闇君必以聰明自任但天下至大萬幾至廣以一人之身總四海之事縱令聖叡豈能無失朕今任用公等必望庶事咸康方今地平天成亦是公等振鱗之日捐軀報國盡忠奉上寧止曳朱紫於當今亦獲嘉名於後代耳

十一月朝集使貢庭實帝謂曰情在萬邦欲家給人足州縣官寮不識朕意耳崇虛畧實激聲要譽春蒐始獮

即呼呈璽殖苗未生已求填穀斯實深煩百姓觀者或似至公刺史一州之長縣鄉取則其下或有煩勞為朕禁制又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黄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饋貴戚太宗知而數之曰朕廵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也元楷在隋有邪佞之目太宗故發此言以誡之又喬軌為左驍衛

左監門將軍兼左武衛大將軍出為夏州都督軌性踈傲不能以禮自居將發太宗誡之曰恭者禮之本慎者人之行卿在宿衛頗失此道久留陛階下恐長朕之過夏州重鎮卿其勉之

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為諫議比來何為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常獲安化洽聲稱厥后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

身亡以為後誡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顔色獎誘愚臣使罄朦瞽臣實慙駑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飡誠負陛下

五月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至如屬文之士伎巧之人皆自謂已長他人弗及若明公文匠商畧詆訶蕪音拙跡於是乃見況一人聽斷一日萬幾雖復憂勞何能盡善嘗念魏徵正諫多中朕失明鏡鑒形無以加也因舉觴屬房玄齡等數人以勗之

十七年正月謂漢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奪汝知之乎咸曰不知帝曰爾等祿位我得奪之行善潤身我不能奪然善事非自爾身亦貽爾子孫矣又謂侍臣曰頃頻有妖言謀反者此皆不識天時自取亡滅運屬太平誰與為亂且帝王必俟符命班叔皮論之詳矣自非上天睠顧何以克當譬之責努人皆競逐或先署某買衆便絶言朕署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定可絶覬覦矣朕雖不及堯舜而以公等為稷契共安天下可不勉哉又

謂侍臣曰自古開基之主至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不賢所以致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意歸罪於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考基蔭遂處大官禮德不修奢淫是好崇小人之附勢蔑君子之嗚譏以無賴之臣事幼弱之主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録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効翻行弑逆此豈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誡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是月漢王元昌霍王元軌舒王元名滕王元嬰密王元曉越王貞紀王愼晉王治皆侍坐帝謂曰我弱冠之年頗愛遊獵遽伯玉云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昨之是今復非之頃來不好跨鞍不窺苑囿唯披翫書籍中宵乃寢有益於時必為之三復乃知事弗師古無以為政四月立晉王為皇太子己亥帝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側陳孝德以戒之是月又累歎侯君集大臣懷姦承乾為逆因謂侍臣曰夫不善者善人之資朕嘗語皇太子

承乾為元龜公等亦以君集為鑒戒

閏六月帝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曰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其食見其乘舟謂曰舟況人君水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君可不懼畏見其休於屈木之下謂曰木雖曲從繩則正后雖暗從諫則聖耳

七月謂侍臣曰天子有二難追蹤上古事常不稱為一難思安兆庶而或未得所二難也而為臣亦有二難企

踵昔賢盡心事上為一難仰止前哲居官必理為二難然天子慕堯則堯之侶慕桀則桀之徒臣慕賢與不肖亦猶是矣

十月朔帝召雍州諸縣令誡之曰夫人君為心百姓為體安則心樂苦則心危然手足寒則應心政令急則傷下爾等或餙郵厨要聲譽非朕所尚平法憲安黎元使老弱窮獨皆得其所豪家富室不有侵漁朕所孜孜在此而已

十二月帝謂吳王曰父之於子恩愛是常子能仁孝不騫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順其親數有罪惡刑戮將及何愛之有昔漢武立昭帝燕王旦譸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至身死國除為人臣不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燄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卿等其勉之

十月帝謂侍臣曰皇太子齒學之歲須日聞所不聞乃詔太子就席而謂太子太師司徒長孫無忌等曰太子

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勞煩公等為陳以啟其意無忌答曰太子外温內敏天授多才但勤於博學事無不曉太宗曰公知其梗槩而未得其理夫人主日出視朝賢人君子顒首在列而已負扆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行至郊野周覽遠望亡國之墟將有數矣此古昔之國其已尚焉今焉者王不求賢佐不能盡心事大國吾遣偏師擊之係頸至此流飄萬里自取滅

亡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政化為本以人心為固古人有言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夫將為人君則躬事宗廟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俯察几筵仰覩榱桷其器皆在其親不見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古之太子行則撫軍令六軍行從是所自觀爾則乘堅驅良彼則負重致遠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皇太子謝曰臣德義無聞超居上嗣投足憂懼如臨氷谷蒙陛下誘訓愚闇遂廣

條流親承音旨得此五事皆是發慮安危致言經遠臣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十九年帝征遼留皇太子在定州將發皇太子對帝悲啼者已數日帝謂曰承乾㓙悖爾非次而得立自為嫡長常在吾膝前與嬰兒孺子奚異哉而官寮皆天下著名之士吾今東征故留爾作鎮亦冀天下之人見汝風彩夫為國施化賢者須進不肖者須黜為善必賞積惡必誅心存於公事不僣濫勉行此而已亦安用悲乎太子

曰念臣七歳偏孤蒙陛下手加鞠養自朝及夕未甞違離明旦辭違隕心泣血今日頓鍾於臣因悲不自支帝亦為之灑淚又韋挺時為御史大夫封平陽縣男帝從容謂之曰卿之此任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其勉之

二十年十二月謂羣臣曰朕聞以愚事聖為難以明事暗亦難所以自古君臣難以道合諒繇於此朕自方禹湯以上恐有不逮至秦漢以降頗亦可知而宇宙康寧

蠻夷懾伏自謂古今未有然自惟暗短事藉明哲卿等竝朕之股肱心腹寄以共政必宜竭心啟沃無所私隱中書門下古稱喉舌出納言語之謂而比拱默寂寥罕聞陳說將謂朕不能受所以杜口邪偽自不能悉也

楊師道尚桂楊公主為太常卿駙馬都尉師道卒子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嘗謂羣臣曰夫子有孝與不孝臣有忠與不忠公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歿已後肆情為惡虧犯名教良由闕於

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誠所難怨若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狼狽公等各有子弟咸須示語無賴者亦勿存育

二十一年正月謂司空房玄齡等曰朕撫四海二十餘載年已五十餘歲不我與古人輕尺璧而重寸陰然賢人君子立身成名各欲及時雖自勵不怠但恐歲月如馳德不周物因物百官各勤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謂之

曰調風化俗莫尚於文潤德光身孰先於學是以海蚌不剖明珠不現崑竹不斷鳳音不彰故髦俊以博識洽聞立名國家以任賢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約束務在勤學其所貢舉既得其人今年貢人不多升第又少豈非公等失於勸導所致又曰有物濟人必資於食家給人足本藉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隋珠沙石皆為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饑寒比年以來亦大豐稔纔有一兩州水旱即須開倉賑給良以不勸貯積朕為公等不取又曰我

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見今日所見或非舊人我見公等非常慰意公等見我想亦歡忻宜各為我樂飲㑹訖又曰古人贈遺不貴珍寶其所重者相贈以言公等在州當撫馭百姓若能威恵兼舉信義不虧奉國之情無忘忠節唯以公方為意不以私務為心雖不求安而安自至雖不求名而名自顯若所行反道舉措乖方身名俱喪危亡斯及但正塗難踐斜徑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貽咎累朝集使等承旨下拜其預聞詔誨者竝皆悅服

又皇太子獻玉華宫山銘太宗讀之以示羣公曰朕以暇日常教其文體觀其辭彩差欲相類然詩賦非政道之急必在屈己下人至如漢武窮奢極靡肆情縱欲而得身不顛滅貽厥子孫者正以賢臣輔弼所致卿等束髮遊宦九有俱瞻宜各守其業以相翊賛無忌曰陛下自方漢武臣所未安臣等遠擬前賢誠多慙德然有角折齒事不兩兼幸蒙庇廕敢不自勉

高宗永徽初蜀王愔為虢州刺史遊獵馳騁典軍楊道

韲叩馬陳諫悟曳而捶之又嘗毆擊所部縣令帝聞而泣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朕纂承鴻業懼均御朽與王共慼同憂為家為國蜀王田獵無度侵擾黎甿縣令典軍無辜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慶流子孫違越朝章誅不旋踵惜為法司所劾朕甚恥之

隴西郡王博文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飫粱肉與其

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縦為時所鄙高宗嘗謂曰我怨讐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乎聞叔等唯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疋各買經史習讀務為善道也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縦罪為寛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即為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寛則漏罪原情寘罰在於中平

宜慎之志揩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四年正月丁巳内出欹器以示侍臣曰古有欹器朕今

造成置之座右以誡盈滿卿等當思自勗常保榮寵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諸王及皇親任刺史別駕

多有愆過手勑戒之曰朕聞司牧兆人有國彝訓敦叙

九族前王令典念此宗枝久遭沉翳近從班命庶展才

能或授外藩或居内職留念訪察屬想風謠罕立嘉聲

或聞癡政當官不存於職務處事多陷於偏私畋獵荒酒

德者蓋多樂善敬賢者全少將性之昏昧違此義方豈朕之不明成爾薄德當從戒慎勉遂悛改如迷而不復自速愆尤已實為之悔之無及即宜遞相告示以副朕懷

二年三月朝集使辭帝謂之曰頃年以來國家多難朕以薄德祗膺丕緒哀疾不暇未能遠圖四海凋殘百度隳廢端憂永念氷炭盈懐卿等夙荷朝榮位班列牧正當與朕同此憂心今者考課已終各還所部將何以闡揚朝典慰彼黎甿勉思良圖日新政理年終奏計佇有

所聞朕遣人分道廉問

十二月制曰設官分職本期致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勝其任望重於時一日累遷固未為速如或化工無取考績非明十年不調豈應論屈頃者官失其序僥倖路開人不務德惟速是視在職無幾妄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請仗下奏事不聞公議唯乞榮班王爵與能豈繇干請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明自臨寰宇斯焉兩載卿士人材皆所知悉不被昇擢蓋自取之當務

責躬何宜往許且難進而易退君子格言後已而先人往哲明訓周文多士虞舜舉才克讓滿朝故稱為理今位參臺省階列通班唯務趨競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澆浮俾歸淳俗自今已後謁見之日若更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勲才稱俊秀皆當格之清議一從屏黜崇廉耻之節洽昇平之化

玄宗先天二年九月制曰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必行期於禁止致理為要何莫繇斯至如官典受贓國有

常法承前雖經處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成為暴不令而罰為虐豈含容之既久將訓導之未明歟朕情存畫一過不欲貳恐愚人陷罪莫識隄防姦吏徇私自嬰嚴經永言於此明發興懷今日已前既往不咎從今已後有犯必繩朕不食言爾無荒怠所以慇懃懇戒爾凡百者蓋以罰止罰可不慎哉告示遐邇令知朕意十月引京畿縣令入見謂之曰閭者畿輔之地水旱有愆朕務在恤人將幸于雒恭承嚴旨遂輟東巡百姓等

或有出闗恐至失業朕每自節儉惠養黎元卿等深體朕懐各敬廼事時太上皇有誥不令東幸也

開元五年六月突騎施酋長蘇禄潛窺亭障安西東護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皆反側不安各以表聞乃遣使齎璽書慰喻之并降書謂虔瓘及獻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於衆懐遠以德不獨以兵卿等或宿將重名或賢王貴種咸負才畧受任邊疆當須戮力同心盡誠報國捨嫌窒隙忘軀立事近得表狀更相異同又請益兵乃非

長算自從開四鎮列諸軍控扼有常置額久定即卿等所統蕃漢相兼以之制邊綽有餘裕在乎善用豈藉所加或云突騎施圍逼石城則緣史獻致寇或云葛邏祿微兵馬則被虔瓘沮謀進退遂有兩端讒邪必然三至若大將不協小人間之自保不遑何功可就卿等去日朕已面諭不謂即今尚猶如此且史獻十姓酋長先拜可汗一方黎庶共知所屬突騎施部落雖云稍衆當應履信忠順安可恃力爭高虔瓘頃將嘉言且以忠道此

除尤資史猷未可即來入朝蘇祿先是大將軍未經制命令故遣左武衛翊府中郎將王惠充使宣我朝恩冊為國公令職朝序并賜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務於綏懷得所不欲征討示威史猷前擬發兵葛邏祿其時遣衆慮於勞擾當更審思其中權宜屬在卿等王惠迴日一一奏聞昔相如能屈廉頗竟展功業寇恂不較賈復終承教命率繇公道匪徇私情明鏡靈龜各以為鑒

七月諸州朝集使辭詔曰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乖化

養黎獻者必存於從理故專一方親百姓有愁苦之心非牧伯之德所以精求臺閣歷選縉紳嘗舉百寮之要以光出刺之重虛想佳政用成庶績自冬入計者則循名責實詢事考言雖不無等差終未有殊異得非歲時或淺風教未洽耶故一切不遷各再臨所典至於敬耆老恤煢弱止姦盜伏豪强人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疇墾闢獄圄空虛傜賦必平逋逃自復門杜請謁庭無滯留若是者迺闡舉職思可力政至於弭災旹集休祥尚德

義崇禮樂儒風大長道化滂流耕夫克讓織婦知節草木不夭昆蟲咸遂扇彼淳源登兹壽域若是者亦弘之在我仁遠乎哉豈惟祿秩就加當以公卿入拜其或靡副朝獎不恭朕言陟旣有之黜故宜及勉旃俞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詔曰分命督將保寧疆埸且變無知之俗長為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清整若脂膏不潤豪髮無欺開懷納戎張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母安國家如天地

欲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公所視唯利放縱部曲
阿容子弟此乃求鷹鸇以馴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輯
寧庸可得也往年趙翙在營府總統乖方近日張知運
在單于徼調失所遂令東胡喪亂北騎披猖爰擕征戍
之勤頗致瘡痍之酷言念於此可為深戒令諸蕃歸降
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風
俗未通言語不達至於畜養實務綏懷宜令所在軍州
牧將等倍加存恤申其寃盡其理問疾苦知饑寒公私

不得有侵巨細必令無擾儻處馭多僻威恩不孚龜玉之毀典刑斯及御史出入仍訪察以聞

七年正月京畿縣令朝見敕之曰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時卿等列在三畿各知民務宜用心處置以副朕懐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市獄在簡典正宜肅徭賦須平豪强勿恣凡著賢能必無曠職即宜好去

三月朝集使還本任敕之曰朕聞天生蒸人薄于四海

天有成命孚于萬邦必内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
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目以遐覽則諭上㫖通
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繇是三考黜陟百官會計若
昔之訓玆焉是取朕以薄德祗膺寳位受乾坤之顧荷
宗廟之靈凛乎若渉春氷馭朽索責在司牧所頼分憂
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于玆矣咨爾羣嶽實
邦之良朕每勤政途深佇嘉績豈為吏罕久與人未信
何尤異杜絶寂寥厥聲惟𢘿永圖當副虚屬孔子曰茍

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其田里無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以為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言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攸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廷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篚筥入至朕前則敷衽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朕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各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祗守爾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兹在兹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八年二月勑朝集使曰古者覲羣臣后比邦國黜幽陟明循政思理罔云𢙣也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穹昊司牧黎元何曾不中夜求衣晝分忘食欲其日月所燭霜露所墜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五穀豐殖萬物阜安為無為事無事與能共化于兹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耶將吏之不賢耶徭賦或繁耶綱維或紊耶故延入軒陛躬問得失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書曰非知之難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卿等宜祇典厥職先正其身循于國章允茲朝寄因乎風俗示之訓誘必也導德齊禮以公滅私田里息愁恨之聲邦國聞寬厚之化乃當優賞如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行必加其罰自餘宜依別敕處分勤恤人隱以副朕懷又詔曰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朕之虗薄祇膺景命荷宗廟之靈當億兆之貴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罰賞錫以篚笥亦云爾而已矣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久典荆豫為政煩苛頃年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為言仍遣留繫御史推案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諸道有災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繇是用黜綱於嶺裔誡彼羣嶽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為之均井邑制田廬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于牧宰代

以躬親故歴世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徳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必也寛恕責乎清凈諸州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貧窮杜侵漁察究獄至於賦役尤須減省苛刻為事人何以堪切在求理務從折衷用存楷式其有不便穏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欽爾有官勤爾有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七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誡勵第三

唐玄宗開元九年三月勑朝集使等曰卿兼承朝委分職外臺陳國之法制為人之師長將何以宣政要阜安甿俗熙我淳德以臻太和頃年以來戸口逃逸波逝而往井邑虛弊州縣不以為事逋亡乃是其常言念下人

豈無懷土之戀思皇多士未有移風之術輯寧政教仁遠乎哉提振公方道存於爾宜加招撫咸使安服又去年諸州申有旱澇流亡雖聞蠲放莫能平允多非清正守法或以暗慢順情在於公私俱不折衷自今已後務從於實卿等職在親人稍存意於此宜躬問疾苦務崇簡惠勸以桑穡敦其學校利而勿害静則自安卿等每還之時朕亦嘗有其誡及聞至彼多不遵行咸以為朝廷常務會同常禮因循既久罔以為意卿宜敷弘朕意

宣慰人心勉思政途以奉朝獎如仍舊相習當别有處

置事有不便於人者各與按察使商量奏聞

十年正月朝集使各還本州敕曰朕承天休子育萬方

樹之師長俾敷景化將以固兹邦本致諸昇平而大道

緬然淳風未暢租賦雖减户口猶虛水旱相仍耕桑莫

贍豈朕之不德而吏之無方言念於兹良增歎息卿等

與朕共理實曰分憂各勉思政途以輔不逮若人有疾

苦鄉有姦豪不勤農桑不崇學校並宜敦勸以正風俗

其臺省處分不便於時者具利害聞奏勿復依隨以損
百姓爾其留意綏我兆人
九月敕曰朕君臨寰宇子育黎元内修睦親以叙九族
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勲戚極褒厚之恩兄弟盡友于之
至務崇敦化克慎明德令小人作孼已抵憲章恐不逞
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屬用申懲戒自今已後諸王公
駙馬外戚等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與餘人交結其卜
祝占相及非類惡人亦不得遣出入門庭妄説言語所以

共存至公之道永恊雍和之化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曰百官等禄秩既優勲賢是寄皆合守其正道無宜聽彼異端至如卜祝之流妄陳休咎占候之輩假託徵祥誑惑既生愆違斯作因搆讒慝遂行訕毀取陷網羅良增歎息懲一足以勸百有犯不可無刑姦狡以此累身百寮誠宜饬已自今已後各宜謹慎竝不得與如此等色及無職人交遊來往仍令御史訪察有即彈奏當加嚴罰

十二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勑之曰朕君臨宇内子育黎元何甞不簡易愛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廣不能獨任故樹之牧宰咨其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猶鬱庸賦尚減戸口且虛水旱相仍倉儲莫贍無聞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豈朕之不明吏之無術每念於此用惻于懷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間有鰥寡惸獨不能存濟者務令優養游業浮惰不勤稼穡者特令正肅敦以學校勤以農桑差役之間務使平允逃亡之戸撫藉招攜令其

下人使得蘇息諸州遭澇之處多是政理無方隄堰不修或溝渠未洩頻以處分竟無承稟嘗破租庸是何檢校至州之日各宜勸勉應合修塞開道宜預施功若不暫勞何以獲利宜勵所職勿犯常科

十三年三月詔曰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州縣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正人何如聞自今已後宜申明格敕不得更爾違者州縣科罪御史貶降

十六年十二月諸州朝集使還帝謂之曰朝集使等弘風善俗寄於良吏求瘼䘏隱職在親人朕竝建藩牧擇其師長欽若古訓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甿或未寧擽竊者時有犯禁逋亡者罕聞復業豈朕敦諭之道尚闕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永念於此不忘旰昃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濟至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還州宜禁侵漁絶浮惰惸獨孤寡尤資惠育盜賊妖訛特宜禁斷其征鎮人

每須優賞科斂之事必在均平頃者水災荐及河朔朕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濬江淮以賑之免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或慮乏絕致妨耕桑雖已遣使宣撫或恐事未周贍如有不支濟者即便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羣生於壽域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方有罪敢忘在予而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稱職可不勉歟

七月詔曰州縣牧守等竝受朕之寄助國為理實奐其共康庶績俾乂羣甿頻經處分合盡誠節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紀綱貿遷營利或縱親識侵暴下人或在鄽傳規求貨馬諸如此類不可具言豈教之不明而人之多僻當宁遐想深惕於懷各宜徇公以副所委

十八年正月畿縣令朝見勑之曰諸縣令等撫綏百姓莫先於宰字煦育黎民須自於厥德卿等日在京畿各親吏理務在用心以安疲瘵庶期成政以副朕懷

二十年正月勑曰政在養人人安其業先王所以用明察之長求忠信之師務斯道也朕勤恤庶政保綏羣元濟育之誠不違於終食聽理之慮每軫於宵興將使載其清淨息其勞費如聞輦轂之下政令猶煩或廣修器物將有供待或差斂人户以充庖費豈副朕薄賦輕徭息人減費之意其雒陽令韋紹縣尉顔思賓輒有科率擬備祗供雖事未行終是專擅宜貶出河南尹孟温禮雖不覺察狀異知情宜特寛捨自今已後府縣宜洗心

懲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勞擾仰百姓即詣匭使具狀奏聞輒不得稽壅所犯之人當有處分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縣令等見勑之曰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為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周月政成風謡各著所列清要唯待才賢既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勑之曰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令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嘗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縱近必廢唯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為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專心或以徇已而貪婪或以畏法而巽懦浸染成俗妨奪為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以濟人故命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

有聲名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屬并製令長新誡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乂下人人之所為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維新調風變俗背偽歸真教先為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必躬必親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宰輔之任簡在朕心亦既同徳是為一體其有惡直醜正以私害公結搆譏慝圖議離間隳我軌度莫甚於斯御史中丞盧怡累登清宻爰委繩準宜遵國典以正朝綱而乃妄起猜嫌輙為朋黨交通小吏傾側大臣潛求罔極之言欲陷無辜之善雖浸潤之譖縱盈筐而不疑而回邪之端若燎火而難近宜從遠貶以戒具寮可潮州司馬員外置且清凈者政之本和平者國之福朝多君子可不務乎如或妄動以干時

矯舉以違道遹相好惡便作比周斯為亂常必有明罰凡厥在位知朕意焉

七月以宗正少卿崔秀為太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檢校司農卿少府少監李齊國檢校少府監邠王府司馬杜鵬舉為豐王府長史課勤也勑曰古者官宿其業吏不數變實欲觀其始終因以别其能否若用捨非當遲速不備是開趨競之門豈曰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經四載器

能有適久次當遷宜副僉諧俾膺兹命且承平日久從任者多必憑考績方為進轉但須慎守豈滯其能如或躁求是招其累速則不達謙而必通凡今庶寮宜悉朕意

八月御製戒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也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兾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

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
雖懃豈忘戒子昭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謂新授刺史縣令等曰卿等頃因
内舉竝膺明試朕廣推薦之路而一槩盡收乃至授官
率皆優假朝恩若此不亦厚歟以卿等器能久從官政
所莅之處固必有聲然今兹舉人將勵天下高懸賞罰
俾自懲勸先宜自勉以副朕心卿所舉人皆别標名歴
得知卿等能否褒貶必擬同之無累爾親當榮所薦言

可復也宜悉至懷初詔公卿各舉所親爲牧宰及對策畢上以羣臣推薦必盡忠誠遂悉收之各以資轉職

天寶元年十月諸州朝集使廻勑曰令之牧守古之諸侯撫育黎元歲有朝會蓋問之疾苦審以安危必在適時期於不擾泊告辭處分師古前規如聞遥自朝廷初到郡縣便遠追僧道廣說滋彰山谷往還日夜疲弊通賢當無此事俗吏誠恐有之朕夙夜在心期之清淨頃聞此說深疚廼懷宜覺前非俾無後悔當道採訪固不

得違寮友之間遽相戒勵宜知朕意各守章程並宜好去

三載五月長安令柳升坐贓於朝堂杖殺之詔曰朕恭守丕業臨炤百官冀君臣一心中外勵節長安縣令柳升往因推薦寘彼周行而乃禀性回邪恣情聚斂黷于貨賄紊我紀綱是而可容孰不可赦故令鞫按用致嚴刑豈惟懲息姦源抑欲庶寮知戒况聞朝廷卿士多與交遊比之匪人門通賂遺用弘寛典咸為匿瑕且古人以

廉耻立名清白貽範苟虧斯節謂忝前修况身荷恩榮家享重禄陳力無紀徇財已彰取愧素飡自投疎網每念於此良用憮然凡在百寮宜為殷鑒仍宣示中外令知朕懐

五載七月貶縉雲郡太守韋堅為江夏郡司馬乃下詔書曰無總貨寳生生自庸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則古先哲王不聞好貨垂以明戒無易紀律然法貴變通罰宜平典罪止其惡過從寛宥庶乎有勸冀乎有懲韋堅

是司潭漕妄事興易餉遺朝廷計其積贓數目甚廣朕以衣冠之士豈徃求之而姦回之人是為抑與韋堅以別有處分所司已一切不問咸令自新冀有廉隅成子德化各思變節無貳過焉宣示中外知此朕意

十三載六月引吏部新授縣令見勑曰唐虞之理命以子男周漢建官委以令宰朕稽古前哲寤寐全才委之銓衡慎擇銅墨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親其農桑均其力役使惸嫠者視之猶父母俾匱乏者賴之以安全

然後八使類能六條舉最擢以含香粉署奬以秋簡霜臺是乃立身効官移忠入仕榮家報國豈不美歟若徇已冒私擾人敗政有懷潤屋無懼害公豈惟刑網貽憂抑亦名節隳替蓋士君子之所耻亦名教之罪人鴻漸于磐豈不勉哉今卿等將欲赴官朕之所言提撕之耳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况今之人也與古人不殊今之官也與古者無别轂壁銅印其猶昔榮而卓茂魯恭迥然無繼將勸奬之道不至豈淳樸之風未

還撫事君臨載深勵惕令者庶乎卿等能副此心賞旣超倫刑必當罪各宜勉勵敷我皇猷無謂天高四聰必達竝即於朝堂賜食食訖好去

代宗大歷五年制曰朕覽漢文詔書至陽和之時草木羣生之類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緬然遐想感歎增懷哀令之人又甚於昔思有贍恤俾安其居觀察節度使及刺史各宜訓勵所部使奉科條變貪官之節溉循吏之行其清白明著政理殊尤者

具以名聞必加奬擢若干冒貨賄紊戕紀綱切宜糾按
當峻刑憲其官人犯贓經恩免罪者並宜申報中書門
下及所司不得容其却上自王室多故積有歳時皆戕
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下既定崇德報功與之剖符
傳代不絶至於莅官迹職各宜明愼刑典貽慶子孫
憲宗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鄭敬使淮南宣歙吏
部郎中崔芃使浙西浙東司封郎中孟簡使山南東道
荆南湖南京兆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行日

並召對告之曰朕宫中用度一疋以上皆有簿歷唯拯
救百姓則不計費焉卿等今者賑䘏災旱當勤於奉職
勿如潘孟陽所到務飲酒遊山寺而已仍許卿等以便
宜從事
七年六月中使梁守謙傳宣曰自今史官記事每須指
實不得虛美時帝讀肅宗實録見大臣傳多浮詞飾美
故有是戒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制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

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眞古理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當於事也末代偷巧内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

之讒進則詇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談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稱介獨縣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易簡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一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

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道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凋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簿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臣等懼其寖染未克清澄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告戒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蓋儉以足用令出唯行

著在前經斯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惘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興夜懐雖絶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喻卿士刑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寳固啟于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是朕之教導未敷使兆庶昧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於至理歟永念懲歎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樸弘兹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意焉自艱難以還制度等𡘖蕩

而無級矣帝薄於自奉布聞天下時相大臣與左右前後權貴之臣不導揚上意廣素樸以刑於下雖赦令每以為言建此深詔竟不聞少為懲懼

七月以鴻臚卿張賈為衢州刺史帝顧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帝不喜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哉自後刺史面辭帝必懇懃戒飭曰無嗜博無飲酒

七年八月詔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比來因循不

能舉職起令以後諸司如有身名偽濫隱盜官錢及違法等事他處發覺者本察御史並當貶斥

九年正月戊午對賀正使于麟德殿既退復召諸道判官孔温質李曁苗惲等九人問以出身所繇詞學所工德音誨勉至于再三各別賜綵絹十疋

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朔詔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書判戶部王起禮部侍郎高諧鴻臚卿李逵司農卿李紀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

勉務躬親公事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謩謝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曰凡天下有擬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等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四年四月壬戌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皇城使上言太廟中有麞走出安有宗廟之中得此野獸臣請宣示宗

政寺便令巡檢帝曰可台宗政卿來朕自戒勵之遂召宗政卿李踐方至帝曰宗廟至重卿宜恪勤官業勿俾太廟有所壞隳勿拘陰陽不旋修葺漢有昭陽未央尚猶崇飾潔淨況宗廟乎無長蒿萊以藏野獸言訖泣然踐方叩頭請罪久之帝自即位宗廟祀事未嘗不戒勵有司俾其嚴潔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曰州縣官比聞縱情盃酒之間施刑喜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冤其縣令每月

非暇日不得輒會賔客遊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賔客須申宴餞者聽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為程法四年潞州劉從諫子稹拒命詔晉絳石雄等討之七月賜雄詔書曰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將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鷙鶚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眷言勲績深注予懐近聞劉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于衆視兆于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

建飾必叶渡江之謡舊史昭然宜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於天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于劔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繇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懐然聞卿自履軍中常先士卒既為輕敵未足耀奇借卿一舉之功將定必擒之計勇雖為本怯亦有時勇怯之間在乎得中况卿為萬人之帥啟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

陷陣御服此誡常自書紳務立功名副兹委遇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勑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擬掄於多士全委伏於有司苟請託是從則踰濫斯極况方行公事已集羣材須行戒勵之文俾絶侥求之路宜令吏部禮部掄材考藝必盡於精詳滅私循公無從於請託仍委三銓貢院牓示省門曉告中外

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勑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日不順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

差須振紀綱以嚴規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儻不夙興是虧匪懈君上思政猶自求衣未明為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宜令御史臺編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參職司既得整齊公事的無擁滯如或尚兹懈怠具録奏聞

八月以鄧州連帥陶玘黷貨得罪降詔諭天下云夫有功不賞何以激盡忠有罪不刑何以戒為惡二者不失庶務有成朕自統華夷不求奢侈臨食念兵師之餒授

衣恩黎庶之寒仗中外勲賢為國家基址邇者熒惑應犯而自退太陽暫蝕而還圓百果無不熟之方五穀無不豐之處顧兹寡德何稱嘉祥惟陝府石敬瑭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杜絶誅求尋加奬賞令陶玘與亳州李鄴輒為聚斂自撥悔尤功過既分黜陟斯在玘鄴尋寘於法書

九月新授汝安州防禦使萇從簡辭帝臨階名曰爾久從征伐甚有戰功語其威名乃關張之比也前後酬奬累

任郡符皆有酷暴之名委卿理人不謂以狼牧羊乎朕今嘉爾驍雄復還爾於上郡汝能改節擁旄仗鉞豈後於他人如未省前非國有常典朕不能為功臣終曲其法爾宜勉焉從簡拜謝而去

十一月新授鄜州節度使米君立辭帝誨之曰擢汝於行伍令理吾民勿以左右小輩妄裁政事須與賓佐官吏商量吾賞罰無私汝宜聽之

三年八月下制誡勵長吏曰朕自承天命恭襲帝圖務

令黔黎永安非止皇居獨樂當難虞之際與良將共靜邉塵及開泰之時於諸侯各加官爵既酬勲而示寵賴撫俗以經心託在無私期於共理有功者切於慶賞有過者非所願聞陶玘以偶違勑條無柰何而從謫官陶玘為鄭州觀察留後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廷隱以全虧公道不獲已而就極刑暫廷隱為齊州防禦使奏孔目吏伏法不實勑自盡乃朝典之須行實朕心之不樂備軫泣辜之念更嚴加禁之規况在藩方皆明理本節度使等時號山河之主縣令亦人呼父母之君竝

功為時旹勤布化不獨榮於身世兼乃慶及子孫當虔夕惕之懷同廣日新之政各處有功之地永為無過之人宜體朕懷共資王道

四年十月乙巳帝御中興殿謂宰臣馮道曰盧質近日喫酒否道奏曰盧質到中書臣曾勸酒不過三爵别處即不聞飲酒帝曰盧質舊來好酒酒後多過失得不慎歟道曰酒是狂藥甚侈人性若不節飲便致患生陛下

聖謨雅符古道

乙丑新授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辭帝謂之曰卿今為節
度使人臣之貴不比過矣勿作苛政以害生民使孤朝寄也
長興元年七月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
贇母辭赴太原明宗賜衣服銀器因謂媪曰吾輩老矣
贇昨來總角趨走吾之左右今日便得力吾頃事先朝
為將帥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望為山河主況
贇乎媪至鄉中常存内訓勿令失禮於耆舊也
二年九月前遼州和順縣令劉度胥上時務云里俗有

父母在而析財別居又宗族之間或有不義凌其孤弱者請行止絶勑旨王者以孝理萬邦化敷兆庶用勲賢而授部專刑賞以宣風其在懲勸知方統臨得術比屋有可封之俗六親無不和之人劉虞僖曾州縣為官見鄉閭弊事宜加條理免亂彞章宜令諸道長吏嚴行誡約如有違者准法加刑

三年正月詔藥彦稠康福往方渠鎮討党項叛命者丁酉康福等率騎軍先進帝御輿教樓誡以賞罰

三月神武兵士挈縣就糧辭帝誡之曰無擾吾民

四月李贊華赴鎮滑州帝誡之曰吾命藩侯郡守蓋為養治軍民恐卿久在戎行未諳民事吾今慎擇叅佐卿於公事宜與之叅決勿自執所見也

十月丁巳前涇原節度使李金全再進馬十五匹帝不納名而諭之曰公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金全曰臣馬非多也非敢有所覬以妄陳奏弟愚陋無遠識頃在西邊地無興産得此麁馬在京無所使願進以益邊軍帝曰卿

在鎮為治如何莫專以馬為事金全謝之帝雖黽勉受之而心不懌金全邊人累更名郡藩鎮所在掊斂聚財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

已巳安審琦率捧聖龍武馬軍北戍忻代㠯將校至中興殿面戒勵之曰邊人生梗不奈侵擾爾等咸宜戢斂岢嵐軍地當要害城池常須善完軍旅之間須明賞罰

壬子秦王從榮入謁帝謂之曰爾軍務之餘還習何事

對曰臣公事之隙讀書與諸儒講經義帝曰經有君臣父子之大要讀之益人智思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每見判官論說經義予雖不能深達其旨大綱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宏才碩學者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帝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新進浮薄子以歌詩吟咏為事帝道此言規

風之

四年七月辛巳帝御廣壽殿新滄州節度使李金全赴鎮辭帝戒之曰聞爾為治愛擾人長吏當以卹民為務爾事予為小校令仗旄秉鉞為節度使當改故態分吾憂寄吾民慎勿擾也帝素知金全為人故面自戒勵之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於政事堂相詬辭甚鄙惡各欲非時見訟是非帝令劉延朗宣諭卿皆輔弼之臣萬國式瞻不宜如是此後不得更然

二年詔曰近日告勑牒書寫生疎裝褫鹵莽未欲便行罰責今後書體裝褫並宜如法中書舍人辭告亦可以其人揚歷功效或訓或奬並宜允當又須體認急切如有宣取盡時應副無令稽緩

晉少帝天福元年四月分令文武臣寮三十六人使雒陜孟潞蒲岐邠涇同華秦鄧徐兖相滑邢洺澤衛隰絳慶寧沁復隨郢汝蔡沂密棣懐磁濮等州率民財産以資軍用將行帝召賜酒食戒之曰朕涼德嗣位天降薦

餼契丹作梗河北凋弊社稷所賴在軍士耳乏衣匱食危之道也事不獲已議及於斯卿等宜體朕意切戒左右勿為滋横以重取怨讟也

周世宗顯徳五年十一月諸道定稅使臣奉辭帝臨軒諭之曰夫國以民為本本立則國家安朕以近代已來賦租不等貧者抱虗而無告富者廣植以不言州縣以舊額為規官吏以相承為凖須行均定用致蘇舒卿等宜正身涖事副朕兹意仍與逐處長吏和順商榷但務

從長共集其事無使朕之赤子枉罹於峻法也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舉人臣孫　炯

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革弊

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董仲舒有言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若夫堯舜禹之相繼也守一道而政和平逮三統更千載祀彌久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

若循環然迭舉以救其弊豈不以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禮樂之沿襲有損益之殊刑法之制作有貪凉之異自非酌之以隨時之義斷之以大中之計固將流蕩忘返驅斯民於塗炭矣故易曰革之時義大矣哉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由斯道也

漢元帝元初五年四月詔罷角抵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厩技巧官巧藝之技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

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

國

和帝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詔曰使民踰僭厚死傷

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

率從有司不舉怠於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

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申

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孝殤定平中罷魚龍曼延百戲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一利之獸從西方來獻

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比目魚激水作霧化成黄龍長八丈出水遨戲炫耀日光曼延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反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庚午詔三公申明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順帝陽嘉中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詔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尚書令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桓帝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房祠堂也王渙傳曰時唯密縣存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祀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内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明帝青龍元年五月丁酉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

勿祠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曽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又遣使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祀之不在祀典者又罷鳴鷄歌又除漢宗室禁錮

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非法之物

成帝咸康七年除樂府雜伎從中散侍騎郎顧臻之議除高絙紫鹿跂蹹行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路等四桁稅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十月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

度詔有司更為科限

孝文太和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七年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絶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法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兹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其

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絶之有犯以不道論

九年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五季既非經國之

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方閑房記

者一皆禁之留者以大辟論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帝以諸有禁忌穰厭之方非典籍所載一皆除罷

十三載四月丁卯詔曰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

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鰥獨貧者

孝明神龜二年十二月庚申詔除淫祀禁諸雜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輙興寺塔第宅豐侈貽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聽錮貽肆爭利城市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葢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戊戌詔太常散樂竝放為百姓

禁雜百戲

十八年正月辛卯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

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

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仁壽元年正月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

孝最為其首故投生徇節自古稱難至於殞身王事禮

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有致命戎旅不入兆

域虧孝子之義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却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煬帝大業六年四月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仗股肱叶心同德用能拯厥頹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懋賞開國承家是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

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勲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九月壬子詔民家不得輙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所禱一皆禁絶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宜停斷

十月庚子詔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國之基德歸於厚自有隋馭宇政刻刑煩上懐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鄉土聯官請問斷絶至有

里門相接致秦越之乖患難在身忘救恤之義風頹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朕纂歷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賴求萬國之歡心凡厥庶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無隱永言前失特宜敦勵自今内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有遇疾疢遞加訊問為營醫療知其增損不幸物故及遭憂卹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實各存周厚朝廷無拘忌之節交遊有久要之歡遵道而行率禮不越斯則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

加達於四表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貞觀十六年六月己酉詔曰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雖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乎婚媾多納財貨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於姻婭或矜其舊望無禮

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

七月庚申制曰自此已後自刑害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初自隋季政亂徵役繁多人不聊生或自折支體以避征戍無賴之輩尚習俗未除故立此制

十月庚申詔曰盜賊之作為害實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

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效物主妟及隣伍久嬰縲絏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深察隨事糾繩

十七年三月壬子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於眞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範始備於棺椁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於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槖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

陵慈父也羸博可隱洎乎闔廬違禮珠玉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因多藏以速禍縣有利以招辱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求衣中宵載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敬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内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孝行遂使衣衾棺椁極雕刻之華靈輀明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高貧者破資産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有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

黎庶送終之具有乖令式者明加撿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勲戚之家録狀聞奏

十九年六月丁未車駕發自遼東丙辰次於安市城列營進兵以攻之詔曰自莫離支為主官以賄成單貧之家困於稅斂一馬疋布隻鬼纖鱗或進域主或輸藕薩其有自給類加箠楚編户饑寒莫知告訴至斯責罰即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無數瘡深快意然後乃已所以陳兵伐罪蕆暢皇風使懷附之徒同霑聲教息彼貪殘

除其弊俗今遼東之野各置州縣或有舊法餘風未殄宜即禁斷令遵國憲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蕃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帝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劒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發遣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朝

二年夏四月丙子詔曰朕撫育黎庶思求政道欲儉以

訓俗禮以移風非食㕛宫庶幾前軌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并有歡慶事諸王妃主及諸親等營造衣服雕鏤雞子競作竒巧以將進獻巧麗過度靡費極多皆緣不識朕心遂至於此又貞觀年中已有約束自令已去並宜停斷所司明加禁察隨事糾正

龍朔元年五月庚申禁婦人雜戲

二年夏四月甲戌詔曰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為常亦有送葬之時共為燕飲遞相酬勸酣

醉而歸或寒食上墓復爲歡樂坐對松檟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宜禁斷仍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

麟德二年三月丙午禁不因大禮輒獻食者帝因謂侍臣曰吾聞隋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之餘埋之於地此事虛費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奏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貴買以充獻食自此競覓珍奇無所愛惜

咸亨二年九月丁酉詔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

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傚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馳馬車乘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竝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永隆二年正月丁亥帝以頻年饑饉百姓匱乏台雍州長使李義琛及萬年等四縣令謂曰朕每念還淳返樸示天下以質素必欲化行於上事成於下如聞游手惰

業此類極多時稍不熟便致饑饉須加勸勵使免困乏
異色綾錦并豎閒裙衣等靡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
之匹敵嘗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
儉耳紫服赤衣以辨貴賤遂有閭閻僮僕公然服用又
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厚葬違越禮度但雍州列郡
之首四方取則卿等即嚴加捉搦勿使然也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百
兩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更即成婚遂輟苴絰之容

敢申牢𢀶之禮寧戚之心妄寄罔極之志闕如敗俗傷
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即懲革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罷斜封官先是中宗時官爵踰濫
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時謂之斜封至是竝令罷免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之戲以殊中國之
儀也
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撿責天下僧尼以
偽濫還俗二萬餘人

四月丁酉詔曰朕聞鷹鶻坊比供米粟恨不早知久令虛費今百姓饑阻未能周給鳥享人食是何理焉其料宜即停并鷄坊亦准此

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數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壬子詔曰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内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覩茟希金逐燄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閭坊巷之内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羶腥尊敬之道既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實藉申明自今已後林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

讀誦者勤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竝准此

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正則不可為樂樂不正則不能理人況天生黎蒸區別男女外則導之以禮中則申之以樂茍或不臧孰云致理自有隋頽靡庶政雕缺徵聲遝於鄭衛衒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為俗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淄蠹眷兹女樂事切

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為甚既為令式尤宜禁斷自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切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務令杜絶以稱朕意

九月甲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戒以其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業故也近代以來共行奢靡遞相倣傚浸成風俗既竭家產多至彫弊然則魂魄歸天明精識之已逺卜宅於地蓋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為非達且墓為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别造田園名為下帳又明器

等物比競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暴骸實繇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未申明喪葬之家無所依准宜令所司據品命高下明為節制明器等物仍定色數長短大小園宅衣帳並宜禁絶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犯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遠官

三年二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深虧禮經至如別宅婦人久未懲革近令撿括配入掖庭

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含弘思屈常憲許其遷善特放出令府縣即配嫁不得影認更為藏匿畜別宅人容其自新竝宜放免自今已後更有犯者竝准法科斷五品以上仍貶授遠惡處官婦人配入掖庭縱是媵妾亦不得別處安置即為常式

十一月乙未詔釋氏及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養彼愚蒙將入坑穽比者白衣青

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為妖訛廣集徒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别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輙云弟子號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閻觸類寔繁蠧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容姦宄自今已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司採訪如州縣不能舉察所縣長官並從貶降

六年七月丙寅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常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縱暫祗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橫干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觸途使役以徇

隳名實由綱紀未樹教令不明去年從京向都嘗亦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諶同州刺史李朝隱陜州刺史姜師度至其州界咸有進奉惜其能官善政故乃屈法攸情懐之於令豈能無怍冬中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輙進送及餉遺從官并别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仍明加糾察隨事奏聞

九年三月庚午濮州聖佛寺僧多摩持畫誑惑百姓大聚財物勅其僧還俗納其財

四月壬寅詔曰內典幽微惟宗一相大乘妙理寧啟二門聞化度寺及福先寺三堦僧創無盡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為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姦欺事非真正即宜禁斷其藏錢付御史臺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為文簿待後處分

六月丁亥詔化度寺無盡藏財物田宅六畜竝宜散施京城觀寺先用修理破壞尊像堂殿橋梁有餘入常住不得分與私房從貧觀寺給仍令御史張㯪與禮部侍

郎崔據京兆尹孟温禮取元奏數揀京城大德戒行灼然者共檢校量事均融處置訖奏聞諸州長官及按察司所察獲錢物以委州使准此共勾當散配處分訖申所司

十年二月庚寅詔曰釋道二門施其戒律緇黄法服衆亦崇尚苟有踰濫是無憲章如聞道士僧尼多有虚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託以為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姦詐甚非清淨之意也自今已後更不得

於州縣權隷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竝宜括還本寺觀

八月庚戌詔曰如聞百官及庶人家殯葬頗違古則無復哀戚遞相誇尚富者踰於禮法貧者殫其資産無益於死徒損於生傷風敗化斯歎尤甚自今已後送終之儀一依令式至墳墓所仍不得聚飲肉食宜令所由嚴加禁斷更有違者科違勑罪

十四年四月壬戌詔曰如聞道俗之間妄有占筮誑惑士庶假託災祥兼託符呪遂行左道先令禁斷不合更

然仍慮愚下未能悛改宜令所司申明格敕嚴加訪察

七月丁卯敕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粟帛

之本或虧饑寒之患斯及朕故編諸格令具列刑章冀

以還淳庶皆知禁如聞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罕聞節

儉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華車服未損珠翠此非法之

不著皆由吏之不舉也宜令所司申明格令禁斷

十六年二月癸未詔曰養人施惠患在不均裒多益寡

務資適中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

革自今已後天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十七年三月巳巳詔曰違樣綾錦等頻有處分如聞尚未懲革宜令府縣申明前勑一切禁斷所由長官不存捉搦量事貶降

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於東土說兹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渺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聞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

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繫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谿壑無厭唯財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宵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已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官吏輙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六月己未詔曰夫釋氏之旨義歸眞寂爰置僧徒以奉法教而趨末忘本撫華棄實假託權便之門以為利養之府徒蠲賦役積有姦訛至於浮俗奔馳左道穿鑿言念靜域浸成逋藪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王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先知此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來尚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凝寂各有寺觀自合住持或寓跡幽閑潛行閭里陷於非辟有足傷嗟如聞

遠就山林别為蔺若兼亦聚衆公然往來或妄託生縁輙有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二十年四月丙申詔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拜掃申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餘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庚子詔曰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寘威儀令自整肅徒衆既廣統攝尤難互相是非却成煩弊

自今已後京都檢校道僧威儀事竝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告所由不煩為理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親迎氣於東郊畢制曰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語不云乎奢則不遜儉則固緬懷前古嘗所在心將斷彫以為樸斯上行而下效自今已後王公竝不得以珍物進獻所司應緣宮室修造務從節儉但蔽風雨勿為華飾至如金玉器物諸色雕鏤朕緣蕃客所要將充宴賞令流俗之間遞相倣傚既損財

於無益仍作巧以相矜敗俗傷農莫斯為甚並一切禁斷以絶浮華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詔曰古之聖王先禁左道為其蠹政犯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談休咎假託卜筮幻惑閭閻矜彼愚蒙多受欺誑宜申明法令使有懲革自令已後緣婚禮喪葬卜擇者聽自餘一切禁斷

二十八年秋七月庚子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精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

鄉冒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列眞偽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兹頽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勑到陳首免罪還俗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詔曰古之送終所尚乎儉比來習俗漸至於奢茍炫燿於衢路復何益於泉壤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闕每因送葬或酣飲而歸及寒食上墓之時亦便爲宴樂在於風俗豈成禮教自今已後其緣葬事有不依禮法者委所由州縣并左右街使嚴加捉搦一

切禁斷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在决一頓凡是庶人不兼二業或有衣冠之内寡於廉隅專以貨殖為心商賈為利須革其弊以清品流有犯者委京都御史臺及諸道採訪使具以狀聞當則處分宣布中外咸使知聞

六月丙辰詔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茍無闗事雅適其宜如聞河南江淮𩆜有水驛損人之費馬甚覺勞也且使臣受命速赴程期豈有自求閒安故為勞擾其應置

水驛宜竝停是歲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
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犯罪之人因茲奔竄
臣請禁絶從之尋又不行
天寶元年三月甲寅詔曰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
埋胔時令之通典如聞江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
而致死皆棄之中野無復安葬情禮都闕一至於斯習
以爲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後宜委郡縣長吏嚴加誡約
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

無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隣相共埋瘞無使暴露庶叶禮經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月戊辰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舖出賃與人干利商賈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店舖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其清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録奏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詔曰比者不急之務尋已詔停如聞所司未全省減載求人瘼實切朕懷固當革弊

息人勵精為理自今已後内外不得輒別徵求妄為進奉諸色力役造作非軍國灼然要急及諸色率税亦一切並停太常音聲除禮用雅樂外并教坊音聲人等並仰所司疏理使敦生業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輒有追呼其内侍將作少監及諸供司丁匠等各仰長官逐要量留餘者並委御史臺專加糾察如有違犯具録奏彈宜示中外令知朕意